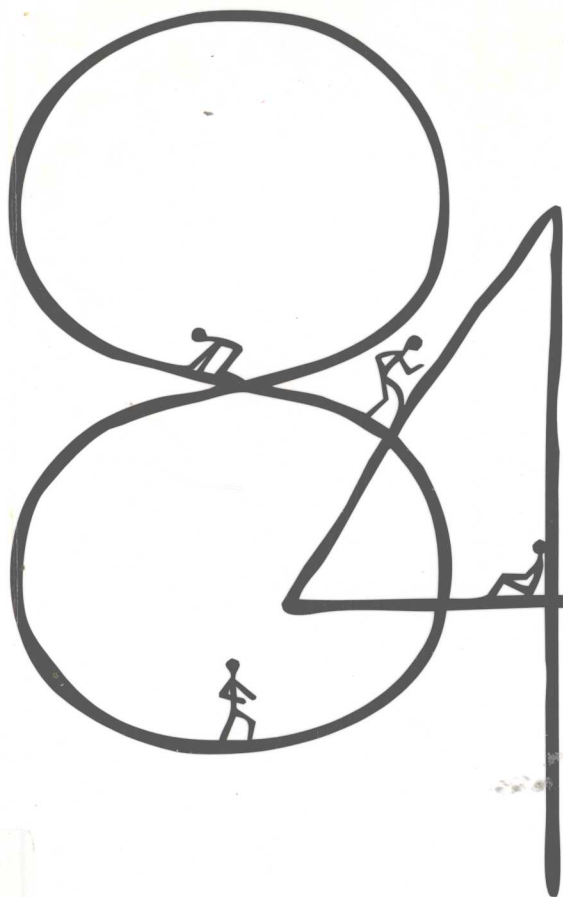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最好的十年
也是最坏的十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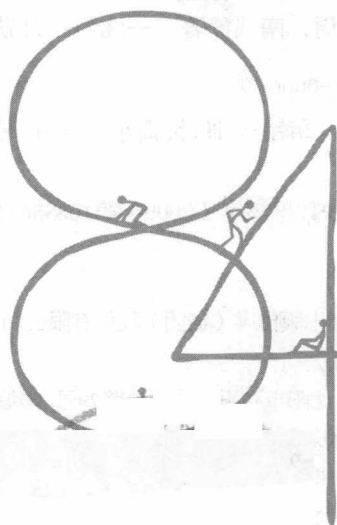
八十四号公路

Highway 84

邢周 南飞熊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（集团）万卷出版公司



八十四号公路

Highway 84

邢周 南飞熊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邢周, 南飞熊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十四号公路/邢周, 南飞熊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7

ISBN 978-7-5470-0006-9

I. 八… II. ①邢…②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08556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414千字

印张: 12.25

出版时间: 2009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利

特约编辑: 汪敏

装帧设计: 陈微微

ISBN 978-7-5470-0006-9

定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 言

这是一本关于“在路上”的小说

100084，是清华大学的邮编，也是书名的来历。

一群“70后”的清华人，从学校走向社会到创业的真实经历，时间跨越了十年。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十年，也可能是最坏的十年，它带给你最真诚的友谊、最真诚的爱情、最真诚的理想和最真诚的迷惘。

清华的文化似乎颇能代表这个时代。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，不惜一切代价的自强，饰以道貌岸然、空洞无物的厚德，为这个与时俱进到支离破碎的时代，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。在这件华丽的外衣下，包裹着一个个扭曲的灵魂和寂寞的心灵。而成长的价值在于，他们最终找到了自我。

这不是旅行故事

的确不是旅行故事，所以我称之为“中国式在路上”。

在我看来，在路上不是今天伦敦明天拉萨那样的装逼之旅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的四处游弋，不是精神空虚的像鬼魂似的到处漂泊。

那个本该真诚的流浪时代早已过去。在中国，50年代的人有幸经历了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流浪生活，他们没有垮掉，而是精神抖擞到一塌糊涂。跨过真正绝望无助、一无所有的60年代，作为重新看到阳光的70后，似乎从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背负起某种沉甸甸的东西。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。

就这样，带着一张混乱的地图，他们上路了……

这是我眼中的“在路上”

所谓在路上，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今天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、不知明天会走到哪里的生活方式，无拘无束的生活带来灵魂的解放，这让你看清生活的真相，也让你真正地认识自己。

在路上，无处不在，它就是你的人生。当你停下，当你为了安逸而忘记理想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消沉甚至抑郁，因为这时你已经选择了退出。

Contents | 目录

第一章

001

在这所学校，大多数人都是打落门牙和血吞。遇到事儿，只有两个选择：要么咬紧牙自个扛过去，要么默默退出。无论男女，都一样。这是一件好事，从这所大学出去的成功人士太多了，他们像是毕业于古罗马角斗学校的勇士，皮肤是历练经年后的坚甲，胸腔里是一颗金刚不坏之心，身体里流着属于爬行动物的冰冷血液。

第二章

066

好的员工在领导眼里，就像一双半新不旧的鞋子：挺合脚，穿着舒服，还看得过去。太新的鞋割脚，好看不舒服；太旧的毛病多，穿着不注意就容易破，很扫兴。当然，最好的鞋就是那种穿在脚上，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鞋。这样的鞋全世界都没几双，和绅算一双，不过已经让乾隆爷穿了。肖白他们现在正迅速变成半新不旧的鞋子，老霍穿着越来越舒服，越穿越喜欢，几乎都到了大部分时间只穿这双的地步。

英国老太太撒切尔曾经说过：“如果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岁还在乘坐公共汽车，这就是一种失败。”距离三十岁尚有段儿路的肖白，洋洋得意。在他看来，这辆车至少从侧面说明，他肖白已经间接成为小半个成功人士了。每当车子驶过胡同那些老街坊身边，他们总是用一种仰视成功者的眼神望着自己，这种时候，肖白总是嘱咐司机开慢一点、再慢一点。

作为创业者，有一件事一定要明白：人一定要干自己喜欢的事，否则就算累死也就一个二流角色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但凡自己不笨又肯吃苦的，做哪行都能赚上钱，但就有人能赚大钱，有人辛苦一辈子赚几个小钱。说到底，创业要选对方向，必须选自己真正喜欢又能做的。如果为了创业而创业，那还不如打工。

肖白在创业之初就没想清楚这些。那时他选择的方向，完全来自一个偶然的项目，于是歪打误撞有了一个所谓的开始。这一切如同一个迷路的人，慌不择路闯进了一个岔道，发现路边扔着一袋干粮，就别无选择，捡起来吃掉，继续稀里糊涂往前走。虽然不知道路尽头是什么，可每走一段都能发现这么一袋干粮。这么走下去虽不至饿死，但也从未吃舒服过。

第一章

1

1999年，世纪之交的前一年。

清华大学西北角一个被荒弃的古气象台，纯石头结构，远看像个碉堡。周围杂草丛生，乱石遍地。一只乌鸦呱呱叫了两声飞过去了。

这是肖白和于欣欣大学的最后一年，他们决定毕业前在这里，一起成为真正的成年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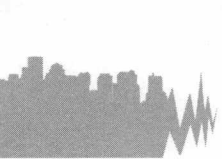
顺着石头台阶盘旋上去，进入古气象台，不知哪位先烈用三张窄小的课桌在房间正中拼成了床的模样。看来不少对鸳鸯已经在这里犯过错误了。

这里空间很狭小，应急灯惨淡的白光投在石墙上。墙面斑驳，有些涂鸦，俨然穴居人的洞穴。木门外北风呼啸，乌鸦呱呱连叫了两声，仿佛随时会变身成怪婆婆，推门进来问你有没有穿她的红马甲。

两人爬上课桌。于欣欣迅速裹紧带来的军大衣，缩成一个球儿，肖白却热血沸腾。就在他琢磨着，如何同窄小的空间斗争到底，门缝外伸过来几只鬼鬼祟祟的眼睛。有人小声嘻嘻窃笑，还有人说：“看呐，大学生搞对象。”

肖白腾一下坐了起来。于欣欣紧紧拉着肖白的衣襟，直往他怀里钻，大眼睛露出惊恐的神色：“别去。”

肖白抱着于欣欣轻轻拍了拍她的头，跳下课桌随手抄起一块板砖，大喝



一声：“谁？让你丫看个够！”就冲了出去。

三个民工模样的黑影连滚带爬，从楼梯上跑下去了。

十年后的一个冬夜，三十三岁的肖白独自回到这里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，仿佛被忘却的救主召唤。初冬的风里透出一丝让人窒息的寒气，他把大衣裹紧，顺手关上车门，沿着碎石路，缓缓走去。

当初那个破败的气象台，早已变成了一座碉堡样的坚固石塔。旁边的理学院一色儿的红砖建筑，方方地围成了一座城堡。再远处，是曾经记录了多少新年希望和爱之憧憬的西大饭厅，现在早已被拆得不见了踪影，变成黑暗中模糊的一团。

不知为什么，肖白走得越近，越觉得这里像是一座整饬的监狱。

“这就是封锁你心灵的巴士底狱？”他暗暗想着。

而十年前那个小屋，窝在破败的石塔里，就像是被人遗忘的巨大老鼠洞。简陋，但给人一种无所顾忌的自由。

十几年前的一幕幕涌上心头。那时，肖白曾以为自己是这里的主人，而周围的一切似乎仅仅是某种存在，是上课、下课、吃饭、睡觉，以及寄给他朋友的相片中，一成不变的背景。而此时，墨青色天壁下，肖白忽然意识到，其实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。

而这里进进出出的每个人，不过是这巨型机器里的一个个零件：或是在加工什么，或是在被加工。时间一到，零件们都会变成“成品”排出。

这些零件，无论内在的质量如何，看上去都闪闪发光，都是“预备精英”。但随着时间流逝，零件表面的光华褪去，你才会看到背后的真相。

2

毕业这一年是令很多人慌乱的一年。毕业，意味着一头扎进前途未卜。不过此刻的肖白却很轻松，他转系直博去经管学院的事情基本已经定了。

在系办公室遇到袁老师，袁老师非常惋惜：“你可是咱们系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工程师苗子，就那么想去赚大钱？”袁老师是系里举足轻重的人物，

一直很赏识肖白。

肖白却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可惜的。当初高考报志愿，根本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，虽然学了五年也觉得挺有意思，不过这年头谁不想赚大钱呢？这个世道，出卖什么都不可耻，没钱最可耻。

下一步既然已经明确，论文又准备差不多了，肖白这段日子也就放松了自己的发条，提前过上了研究生那种混吃等死的日子。坚持了近十年的早上三千米晨跑就此打住，常常睡到中午自然醒，然后和研究生们一起，打着呵欠趿着拖鞋去北院的大排档，因为食堂这时候早没吃的了。

肖白没过过这么闲散颓废的日子。

其实，这个园子里很少有闲人。大部分园中人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：

不到七点掀开被子、摘掉耳机，起床。一边刷牙洗脸，一边用短波收音机收听91.5赫兹的英语广播。然后排队去买油饼腐乳和小米粥。油条在这里属于紧俏物资，想吃得起早，还要排长队。所以，早点吃油条在这里变成了“生活品质”的象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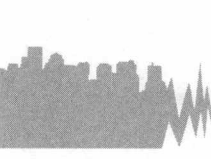
吃罢早饭，按照课程表，飞车赶去上课的教室占座。不同于中学，这里上课并没有固定的座位，如果不幸去晚了，就只能坐在后面。这里大部分人的眼睛都不好，在一个三百人的大教室，坐在最后一排遥望老师，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。

中午下课，排队去买排骨，吃饱喝足就开始午休。午休通常也要塞上耳机，耳机里照例播放着英语听力练习带，半梦半醒间任由英语单词在大脑的间隙弹跳。

下午继续上课。五点左右，学校的大喇叭广播会歇斯底里地动员大家“去操场锻炼，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多蹦跶五十年”。据说早年有体育教员挨宿舍检查没去操场蹦跶的同学，现在不需要了，因为大部分人会自觉响应号召前往操场，在这五年时间里最密集疯狂地操练自己的身体。

晚饭后跟着晚自习。不上晚自习的人，要么是实在无可救药的五湖废人，要么就是少见的异类。自习照例需要占座，为上自习而占座是这里的盛况之一，占座工具千奇百怪不一而足：从一把钥匙到一卷卫生纸，考试周有时会发生因为抢座而激烈争吵的事件。

晚自习一直持续到九点半，路灯掩映下，大家三三两两拖着疲惫的自己晃回宿舍。再混上一个小时就熄灯了。躺在狭小的床板上，耳朵里塞上播放



英语听力练习带的耳机，进入梦乡。

这种枯燥的生活一天又一天重复，而每学期末的考试，就是周期性的高潮。考试那两周，园子里的数万人集体亢奋和战栗着，结束后集体感受短暂的放松和空虚。

这个常年定期上演这种大规模行为艺术的地方，其实距离艺术异常遥远。严格来说，它更像一个不流血的修罗场，人人都在比拼：比成绩、比体育、比人缘……竞争就是这园子DNA的一部分，你只要进来就必须适应。

多年后，肖白突然意识到，这样的苦修恰恰是为了磨掉一个人身上那些“非标准”的东西。“非标准”当然也包括那些“不靠谱”的个性和理想。于是，五年后离开这里的人，会很容易在体制中成为佼佼者。

但在当时，肖白想不到这么多。那时候，他一直是这片修罗场里一名优秀的战士。

从1994年9月进入大学的那一天起，除了追求于欣欣最疯狂的几个月，他从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。五年来，每个元旦前夜，整个校园都伴随钟声而沸腾狂欢的时刻，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宿舍书桌前，静静打开学习笔记，翻到最后一页，开始写一年的思想和学习总结。

在别人轻松的时候，他总是很忙碌。如今大家都在忙乱，他似乎可以轻松轻松了。

但现在这样的生活让肖白找不着北。

就像一个人费尽心机想把一个绝代佳人弄到手，等人家美女真脱光了往你床上一躺，你又忘了自己到底该干点儿什么了。生活的目标好像不应该就是为了“费尽心机”，似乎也不该就是为了“绝代佳人”，那生活的目标到底该是什么呢？休闲自在的日子中，肖白有点盲乱。

肖白正跟那儿浑浑噩噩乱着呢，美国的一枚导弹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炸了。游行回来的路上，肖白的呼机响了。是霍震军，让他明天去JK集团一趟。

霍震军，湖南人，男，四十多岁，JK集团老总。

肖白救过他。

当时，霍震军混在北京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，被一票人追砍。他骑个破

摩托在恭王府附近的巷子里乱钻，瞅见一个八九岁的大眼睛小男孩，坐门槛上端个大碗。这孩子不紧不慢把霍震军领进家，自己继续坐在那儿吃面。追砍的人群赶过来，扭头看了他一眼，朝前直追而去。

这孩子就是肖白。

现在的霍震军，出息大了，人称霍总，旗下三家上市公司。不过每次喝多了高兴的时候，总喜欢用手里的大卫杜夫2000指着肖白，冲左右说：“看见没？人才啊！”

肖白一边寻思着老霍找自己干吗，一边顺着学校主路往宿舍溜达。

有人叫了他一声，抬头一看，另一个系的一同级男生。肖白在学生会当外联部长时认识的，关系不错，毕业准备出国。肖白想起上个月，这人还乐颠颠地告诉自己，已经拿到美国大学的offer了。

肖白冲他笑着一点头，那孩子却冲肖白直扑过来，张嘴就叫：“靠，我他妈真傻，真傻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傻呢？”肖白一愣，觉得他整个儿祥林嫂附体，他直拽着肖白的手不放，“肖白，你说我怎么就单单联系了那个破学校。那千刀万剐的大学明明都发来了offer，确认信我早回了，成天傻等着他们给寄I20表。别人都打包准备上飞机了，我左等右等，昨儿，哥们居然等到了封拒信！我靠，这也太不靠谱了，比国内最不靠谱的私企都他妈不靠谱，没想到美国也这个德性。你说我现在怎么办？申请别的学校，来不及了！就是找工作也晚了。”

他越说越懊丧，越说越精神崩溃，接连问候了这所美国大学的所有女性先辈，连远亲都没放过。最后恨恨说道，要把这黑心学校公布到水木BBS上去。

“这两天天气不错，你丫去美国大使馆甩两块板砖，出口恶气吧。”支走了祥林嫂，肖白忽然想起，高飞好像也拿到了这个学校的offer，十有八九也出问题了。

不过肖白知道，高飞可不是那种遇到事情就找人倾诉的主儿。

其实在这所学校，大多数人都是打落门牙和血吞。遇到事儿，只有两个选择：要么咬紧牙自个扛过去，要么默默退出。无论男女，都一样。在这儿待久了的人，都会从心尖生出一股彻骨的孤独，只是有的人没有意识到罢了。



这是一件好事。当后来肖白他们真正闯进社会，才赫然发现那里才是一眼望不到人的绝望海洋。从这所大学出去的成功人士太多了，他们像是毕业于古罗马角斗学校的勇士，皮肤是历练经年后的坚甲，胸腔里是一颗金钢不坏之心，身体里流着属于爬行动物的冰冷血液。

高飞是肖白的同班同学兼死党，出身军人家庭。

肖白第一眼看见高飞，就喜欢他。

第一天到学校报到，肖白在一片狼藉堆满行李的宿舍里，看见高飞怡然自得歪在床上看一本厚厚的小册子，地上就一个军绿色小旅行包。肖白走过去，发现册子封面写着“飞鸟集”。

“飞鸟集？什么东西？”

“泰戈尔的诗。”高飞头也没抬。

肖白挠挠后脑勺，心想，我长这么大唯一看过的一部跟文学沾边的东西就是《废都》，而且只看“此处删去若干字”附近的内容。于是问：“是写鸟的诗吧？”

高飞一本正经答：“是描述一个印度老头修行瑜伽，练到十层功力，像小鸟一样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，他所看到的世界。”

肖白暗想：“那不就是葵花宝典吗？还有这种书……”抱着一脑袋疑惑走了。

班里很多人都不喜欢高飞，觉得他玩世不恭。在这所“严谨”著称的大学，说你玩世不恭基本就是对你判死刑，就是说你丫已经废了。不过在肖白看来，高飞忽而嬉皮笑脸，忽而一脸轻蔑。但却没有随着年级的增高，戴上一层又一层的面具。

肖白觉得，高飞身上的那份潇洒浪漫在这个园子里非常稀有，因此格外独特。

其实，每个刚来的人，都是那么个性鲜明。

在这个园子里，几乎每个人，都有过辉煌过去。但是，从被聚拢在一起的那刻开始，过去的辉煌就全部清零了。大家互相打着招呼，小心翼翼，心里充满了不安的期待。

“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第一名只有一个，在这儿也一样。”这是入学后，班主任在第一次班会上，对全班说的第一句话。当时所有的人都垂着头不说话，像是在开追悼会。

肖白坐在最后一排，偷眼扫了周围一圈。看到同样坐在最后排的高飞，哗哗翻着手里的小说，一脸不屑。

从这一天起，所有的人都开始适应这个环境、迎合这个环境，直至与它融为一体，变得越来越像。

而这一切似乎与高飞无关，他始终没有变。

第一次听罗大佑的《你的样子》，“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”，肖白觉得这句词，简直就是给高飞量身定制的。

想到高飞，肖白不由担心起来。

3

高飞确实出了问题。

他看着手里的拒信，觉得自己这辈子，除了童年母亲去世，似乎从没这么背过。

似乎老天爷拿走一样东西，总会再给你补偿点什么。高飞虽然幼年丧母，但从小到大的路却顺得出奇。在中国的学校，成绩好就是好学生，而混个好成绩对他来说唾手可得。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“努力”这个词，因为一切都太容易，一切都像游戏。

他喜欢游戏人间，向往《水浒》里燕小乙的人生，挑担金子浪迹江湖，从此了无牵挂。

高中分文理科，一贯赏识他的语文老师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，苦口婆心说了半个钟头，劝他读文科。

不过他有自己的打算。

小时候，他读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，看到荷叶被比作出浴的美人，不由赞叹这老朱还真是直白，毫不装×，是个性情中人。长大点儿，知道老

朱竟然是因为“不食美国人嗟来之食”生生饿死，这份赞叹就变成了肃然起敬，从此对清华园有了无限遐想。

他四处搜集这园子的典故，惊讶地发现这园子不仅有这么一位老朱，还出了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这四位国学大师。了解得越多，他就越冲动地想和他们一样，在园子里逛逛，走走老梁走过的路，在老朱坐过的荷塘边上坐坐，最后像钱钟书那样“横扫清华图书馆”。

于是他毅然选择了理科。高考填志愿，他不假思索就填了清华，志愿表的其他格一概空着。

可惜，高考时发高烧，发挥很不理想，分数距离他报的专业差了几分。好在他填志愿的时候选了“同意调配”，结果就被发配到了现在的专业。不过他觉得无所谓，能进来就行，反正他是奔着老梁、老王、老陈、老赵、老朱、老钱来的，不是为了某个专业。

进来的第二天，班上的辅导员带着高飞他们全班同学绕着整个清华园兜了一个大圈，他跟着大家走在队伍里，边走边用热切的眼神望着经过的每棵草、每座碑。很多古迹，辅导员还没开始介绍，他脑海中早已冒出了无数典故。

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系馆和院馆，那些建筑群或现代气派、或人文厚重。同学们都兴致勃勃猜测着自己的系馆该有多么宏大，高飞一直双目炯炯一言不发，他的心情过于激动，已经无法组织正常的语言了。

时近中午，清华园新生半日游基本告一段落，同学们对自己系馆的猜测达到了最热烈的高潮。终于，他们在一排简陋破旧的平房前停了下来。大家正在交头接耳嘀咕，这到底是另一个食堂呢，还是一处澡堂。只见辅导员面露羞愧之色，伸出手，在背后划拉了小平圈，手最后软绵绵地搭在自己后脖颈上，小声说：“那什么……这就咱们系馆。”

顿时，所有人都瞪着这排小平房，心情悲愤。

对高飞来说，最糟的并不是破旧的系馆、身处冷门专业的“第三世界公民身份”，而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这儿来干吗。

每天学的东西，只能让他厌烦想吐。而更让他感到窒息的，是这儿简直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厂，只不过加工的不是工业零件，而是人。所有人干着同样的事情，被训练成同样的思维方式，拥有同样的价值取向，最后变成同样

的“成品”。每次离开学校，他都觉得自己像只逃离樊笼的鸟。而每次回学校，远远看见西门那石碑楼般的校门，一块大石就在他心里直压下来。走得越近，压得越重。一旦进入校门，走在宽敞平坦的主路上，他觉得自己就像被放在传送带上的零件，顺着流水线一路滚了进去。

他这才知道自己当初的天真和幼稚。这园子确实还是那园子，那一草一叶一碑一亭都没变，只是老梁、老王、老陈、老赵、老朱、老钱早已死去，而这里早已容不下他们的灵魂。

不过这些只是他内心的挣扎，表面上他没跟任何人说过，甚至跟死党肖白也从未深谈。常常一个人深夜独自徘徊在荷塘，有时清醒有时醉。他一遍遍问自己，你在这儿想干吗？离开这儿又能干吗？

高飞烦躁地把拒信收起来，走出宿舍。天已经黑了，他买了些啤酒，坐在荷塘边上慢慢喝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周围三三两两的情侣渐渐消失了，一切都安静下来。他把剩下的酒喝完，摇摇晃晃，信步在幽静的校园里乱走。夜很深了，正是睡眠的好时间，园子里大部分建筑都闭上了所有的眼睛。前面的路看不到太多光亮，这条路，他踩过不知多少遍，此刻深一脚浅一脚走着。他从不想做什么成功者，做什么了不起的角色，他只想潇洒自在地做他自己。但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这个梦想似乎很难实现。他曾以为出国是条出路，现在看起来，这条路似乎也荆棘重重。

他走上一座荒草丛生的山冈，这是三教后面的一个很大的土坡。一片连绵的矮平房，黑洞洞的破窗户，那就是他们的系馆。路灯微弱的黄光扫过来，几个窗户上铺天盖地歪七扭八贴着白纸，上面字迹或粗黑或血红，赫然写着“不要杀害屠老师”。窗玻璃上还有直接用白油漆刷上去的大大小小的字，内容相同。

很多其他系的人，因为这些字，都把高飞他们系馆当成了学校里一个隐蔽的精神病院。

屠老师是高飞肖白他们系一个老师，曾经是那个疯狂年代有名的“四大才子”之一。

既然是老师，屠老师当然是带课的。不过这是高飞最讨厌的一门课，纯粹的工科专业课，琐碎、机械，是一门很边缘的专业课，这门课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让屠老师颐养天年的。所以这门画蛇添足、让人厌烦的课程，让他



连带着很讨厌这个屠老师。

虽然代课，但屠老师的脑子确实有病，据说是在那个特殊时期，因为对专业技术过于痴迷，因为对书本的爱超过了对领袖的爱才落下的。而这些字，每一笔都扎扎实实，出自屠老师本人之手。

高飞再一次就着微光，费力打量着这些字，突然打了一个寒战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这片近四千亩大的园子里，着实容不下哪怕一个异端，一个另类，一个不见容于主流的人，它可能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

第一次，他同情起屠老师来。

4

天不亮，想着老霍今天要自己去一趟，肖白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太久没有早起，头又昏又重，太阳穴一跳跳地疼。

他决定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，从今天起，恢复每天的长跑。

从上铺跳下来，一眼看见高飞在下铺昏睡。屋里光线很暗，看不清高飞的表情。肖白暗想：“也不知道这小子昨儿什么时候回来的。”

高飞的作息時間，自从进入大四开了专业课以后，就越来越“与众不同”。开始同宿舍还有人问他几句“夜不归宿玩什么去了”之类，后来就全体习惯了。

虽然肖白和高飞极铁，但肖白从来不主动向他探听这些，倒不是担心干涉哥们隐私，而是肖白对任何人的隐私都没兴趣，丫只对自己的事感兴趣。但这次不同，出国是人生转折的大事。肖白看着高飞，犹豫了半分钟，决定等见完老霍就认真找他谈谈。

肖白几下套上运动服，出去跑步了。

高飞宿醉醒来，宿舍里只剩下关洋一个人，正聚精会神对着笔记本打游戏。高飞懒洋洋打了个呵欠，关洋扭头看了他一眼，咧嘴一笑：“醒了？”

与肖白高飞同班的关洋，已经确定被推研了。

“推研”，就是本校推荐，直读研究生。两年研究生读下来，硕士学历在手，就业有竞争力。同时，可以把悠闲自在的校园生活再延续两三年。

在一些未经世事的年轻学生看来，职场生涯既险恶又前途未卜，还是能晚一天是一天。因此，在当时肖白同学们的眼里，常规的首选出路自然是出国，其次就是推研，只有实在没办法的才会选择找工作。而即便找工作，首选肯定是外资的咨询公司、投资银行这样的精英行业，其次是各类外资企业，实在不行就是国家机关或者国有企业，最差的、实在没有出路的，就只好去民营企业。此外就再无其他选择。像肖白这种被转牛系保送直博的，是少数中的少数，不是常规动作。

出国的人，往往从大一开始就未雨绸缪，每天手捧新东方的红宝书，最爱用的软件是“我爱背单词”。红宝书上的单词全部背完，有人觉得还不过瘾，就开始背牛津辞典。他们同宿舍的刘达是东北的，父母都是当地不大不小的干部，家道殷实。自从进入大学，红宝书就跟长丫身上似的。一次宿舍卧谈的时候，刘达感慨道：“嗯……我爸说……这国内不能待了，嗯……一定要出去啊，嗯……嘿嘿。”

关洋对出国一直很犹豫，他是个对风险极度厌恶的人。听说很多师兄师姐出国后过得也并不轻松，为了一个充满未知数又不轻松的生活拼命努力，关洋觉得不划算。权衡再三，他觉得推研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。

但推研是有名额限制的，要按学习成绩排名。临近毕业，关洋的成绩偏偏在推荐的边缘。眼看推研无望，他已经打算找工作了。

没想到，就在推研工作结束前的几天，辅导员专门过来告诉他，因为几个成绩处于边缘的人都放弃了推研，结果名额最终多出来一个。辅导员叮嘱他不要告诉其他人，要是还想读研的话赶紧报上来。

关洋平时和辅导员关系处得非常好，就连关洋舅舅的螃蟹都和辅导员混成了好友。关洋于是赶紧抓住命运的小尾巴，赶上了推研的末班车。

关洋舅舅的螃蟹，在老师同学中都是很有名的。

关洋家在山东沿海一个县城，舅舅是当地首富，有个大海鲜养殖基地，后来跑北京办了几个连锁海鲜城，原料就从山东的养殖基地拉过来，成本很低，生意非常火，其中一个连锁就在学校附近。关洋为人很大方，经常请大家去舅舅的海鲜城海撮。再加上班里只有关洋读大一时就有手机，因此